

Critical Christianity: Translation and Denominational Conflict in Papua New Guinea. Courtney Hand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328pp.

黃淑莉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本書所關注的「教會分裂」(church schism)現象，是基督宗教人類學中亟待開發的新領域，尤其在靈恩運動席捲全球之後，教會分裂更是當代基督教社群普遍面對的信仰現實。相較於多數基督宗教研究者將教會分裂視為政治的結果，本書最重要的理論觀點是教會分裂乃一種極端形式的信仰批判(頁16)，此一理論觀點具體回應基督宗教人類學中關於立即性(immediacy)與「媒介」(mediation)的討論。

作者Courtney Handman的田野地點是在巴布新幾內亞的瓦利亞谷地(Waria Valley)，人口約有一萬多人，自1912年路德會進入以來，當地90%以上的居民都是基督徒，隨著新教傳教士的全球移動和基督教的本土化，儘管路德教會一直是當地最主要的教會，來自世界各地許多不同的基督宗派或教會都曾在此留下足跡。八十年代以後，瓦利亞谷地的基督教景觀有了巨大的轉變，兩個相互對立的靈恩復興教會——包括New Life Bible Church (NLBC)及Reformed Gospel Church (RGC)——取代路德教會，成為當地最重要的教會組織。不同於多數研究者將此一轉變視為基督教本土化的結果，本書主要針對七十年代以來的Guhu-Samane的靈恩復興運動(revivalist movement)，以及其所造成的「教會分裂」現象進行討論。Handman認為，對早就已經是基督徒的瓦利亞谷地居民而言，靈恩復興運動雖然沒有帶來更多的改宗者，卻帶進了一個可以反思和批判基督教信仰實踐的參照點，這個「靈恩的」參照點不一定是「本土的」，靈恩運動者對「真正的改變」(real change)的理解往往決定他們對「本土」的態度。儘管同意Guhu-Samane的靈恩復興運動有很強的「船貨運動」(cargo cult)色彩，Handman卻不認為研究者或傳教士可以因此否定Guhu-Samane靈恩復興運動的基督性，反而

應該從信仰批判的角度來定義Guhu-Samane的靈恩復興運動。Guhu-Samane靈恩復興者的信仰批判與Keane（2007）所描述的信仰批判顯然不同：後者是從現代性的觀點批判拜物教（fetishism）對個人性（individuality）的不當影響，Guhu-Samane靈恩復興運動是對以西方個人主義為前提的基督教社會性（Christian sociality）的批判；後者的救贖計劃是一個純化（purification）個人主體的生命改造，Guhu-Samane的救贖計劃卻是一個改造村落成為基督教會的社會實驗（頁126）。

關於「教會分裂」，基督宗教人類學並沒有成熟的概念工具可以用來理解這個廣泛的跨文化現象。儘管宗教史家認為宗派化是新教的特點，人類學家也知道教會分裂的情況是隨處可見，在「教會歸教會、社會歸社會」的世俗化框架下，教會分裂以及所伴隨的仇恨與衝突，不僅是在宗教現實裡「被消失」（dissolved）的社會事實，也是相關研究裡被消失的研究對象，研究者傾向於將分裂視為非宗教的社會／世俗現象。Handman認為基督宗教人類學似乎有一種「拒絕社會性（refusal of sociality）」的情結（頁10），它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與現代性理論的對話，尤其著重在個人與上帝的關係，顯然預設了一種完全獨立自主的個人性為基督徒的理想自我，在這個理想的驅使下，那些「屬社會的」都成了應該被褪去的障礙；另一方面，即便聖經上說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徒應該要聚在一起，在西方個人主義的前提下，教會卻只能是自由主義式的理想社群，拒絕一切的限制、規範和強迫，確保個人的自由、獨立與自主，這樣的理想社會性與其所承載的道德想像，反倒使得「社會」成了被基督徒認為是必須被解決的倫理「問題」。受到「拒絕社會性」情結的影響，基督宗教人類學往往把教會分裂視為政治的，無關於信仰內涵，比如：Werbner（2011）把Botswana的教會分裂歸因於家族成員的權力鬥爭；Jebens（2006）將PNG的安息日會與天主教會的衝突視為大人物（Great Man）之間權力競爭的政治現實。

「拒絕社會性」的情結，顯然也影響晚近基督宗教人類學如何定位「媒介」在信仰實踐中所扮演的角色。Cannell（2005）將基督教稱為「不可能的宗教」，理由是基督宗教的信徒追求在現世中超越現世，當現世超越不可能實現，罪的概念也因此永無止盡，唯一可以緩和罪的解藥，就是得到上帝的

救贖。Cannell筆下超越現世的基督徒是「非社會的」(asociety)，與上帝的關係是救贖唯一的確認，因此，與上帝溝通的立即性被視為基督徒與上帝關係的指標。但溝通不可能沒有媒介，而媒介又不可避免是社會的，受到「拒絕社會性」情結的影響，基督宗教人類學更多是將媒介視為是立即性的障礙 (Meyer 2011)，甚至認可「連聖經都是多餘的」這樣極端的信仰宣稱也無悖於基督教義 (Engelke 2007)。Handman從Guhu-Samane的觀點提出另一個反思「媒介」的立場，她認為當Guhu-Samane 煞有其事的評論信仰媒介 (比如：聖經翻譯、樂器等等)，甚至用它來識別教會的差異，那麼媒介恐怕就不是可被「立即性」犧牲的多餘存在，媒介不僅凸顯「批判」是作為一種基督教實踐的重要性，更是創造基督徒集體性的重要工具，Guhu-Samane對信仰媒介的評論，也是基督徒社會性最具體的呈現。

語言意識形態，無疑是Handman探討基督教社會性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延續晚近基督宗教人類學中的相關討論，Handman用細緻的民族誌材料，證明基督新教在語言和救贖之間所預設的連結，不僅重新定義瓦利亞谷地基督徒的族群身份認同，也改造了谷地基督徒的社會性。

本書的第一部分「傳教」，以傳教會和傳教士為主角，探討他們如何通過建造教會改造瓦利亞谷地的人群關係。Handman所呈現的教會歷史，也是Guhu-Samane語言社群被打造的過程。改宗初期路德會為了方便傳教和管理，動用lingua-franca的語言策略 統一在教會裡所使用的語言 (church language)，藉此打造跨區域的教會系統。在教會裡人們用不熟悉的Kate語讀經、禱告、講道和敬拜讚美，教會被塑造成凌駕於村落日常的神聖社群。1957年SIL傳教士Ernest Richert帶著他對「心語」(heart language)的信念進入瓦利亞谷地 (頁67)，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將新約聖經翻譯成Guhu-Samane語，從此瓦利亞谷地的基督徒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與上帝溝通，語言的回歸被視為是聖靈復臨瓦利亞谷地的證據，經歷聖靈洗禮的谷地基督徒才能成為Guhu-Samane。

第二部分「村落」，探討在靈恩復興運動下的村落再造，以及教會重組村落秩序所面對的挑戰。Joel Robbins等早就注意到新教和新幾內亞在語言意識形態上的截然差異，因此改宗者往往必須處理新教語言意識形態對改宗

者的人觀所造成的衝擊。不過，Handman強調的是新教語言意識形態如何顛覆Guhu-Samane的傳統社會性。靈恩復興運動者的村落改造計畫是由在地基督徒所發動的社會實驗，也是谷地居民對一再落空的發展計劃最沈重的回應。這樣的改造也是教會企圖重新駕馭說話力量的結果。根據Handman的說法，將村落改造成教會是靈恩運動者在信仰實踐上的創新，來自於聖經翻譯的啟發。在Richert翻譯的Guhu-Samane聖經裡，教會被譯成Guhu（男子會所）。改宗以前的男子會所是瓦利亞谷地的村落公共空間，在男子會所舉辦的各種儀式維繫村落的集體性，男子會所在塑造村落集體性中所扮演的角色，成為Guhu-Samane靈恩運動者想像村落與教會關係的參照。儘管如此，教會並沒有複製男子會所的溝通模式，聖經翻譯所帶來的說話革命（talking revolution），將Guhu-Samane從男子會所的溝通模式解放，在聖靈的加持下，Guhu-Samane語成了無法被權威駕馭的語言（頁163），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能夠傳遞「真理」的人，也都可以通過與上帝溝通（禱告）來建立自己的聲望。Handman認為Guhu-Samane教會並沒有發展出一套完美駕馭說話力量的方案來樹立教會權威，Guhu-Samane的村落日常往往陷入永無止境的土地爭議和母系氏族紛爭，人們無法對一件事產生共識、無法產生一套共同說法，教會卻能夠在聚會中把各種各說各話、互相矛盾的聲音放在一起，維持村落的集體性（頁176-178）。

第三部分「宗派」，進一步比較RGC與NLBC不同的語言意識形態，如何成就不同的救贖計劃。相較於村落集體性的不穩定，在1990年裂解靈恩復興運動裂的RGC與NLBC，反倒如Bateson（1956）在討論schismogenesis時所預言的一樣，呈現相對穩固的對立共生狀態，NLBC是「熱」的教會、RGC是「冷」的教會，他們以彼此的對立成就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基於這樣的結構穩定性，Handman以新教「宗派教會觀（denominationalism）」來理解NLBC和RGC的差異，不僅從講道中的翻譯事件比較NLBC與RGC，進而理解「真正的改變」的兩種模式，也比較兩者對於Guhu-Samane傳統的兩極悖論。對NLBC而言，真正的改變是最終與即刻的轉化，RGC認為真正的改變是漸進式的，由許多的改變逐漸累積而成。儘管看法不同，NLBC和RGC都以神國降臨為終極的救贖，他們深信有一天上帝要讓整個世界都要成為基督的國

度。NLBC深信瓦利亞谷地是為「山巔之城」，是上帝給Guhu-Samane的應許之地，當那一天到來萬國萬民都要來到這裡，用他們自己的方式敬拜讚美。因此，已經經歷過聖靈洗禮的NLBC，要用神賜予Guhu-Samane的方式敬拜讚美。RGC則深信神的救贖計劃將從瓦利亞谷地逐漸臨進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當那一天到來，Guhu-Samane將從瓦利亞谷地走到世界的每個地方，因此他們所追求的救贖是Guhu-Samane的轉化，通過溝通媒介的更新、語言意義的更新，逐漸達到終極轉化的目標。

從基督教社會性的角度來看，似乎並不必然要走到第三部份的宗派教會觀，就能夠很好的回答教會社會性。從讀者的角度來看，有一種繞了遠路的感覺，不免困惑為什麼作者不停留在第二部分非得要進入第三部分才討論宗派的社會性，這部分的討論似乎是讓原本就已經十分複雜問題，變得更加難以掌握。然而，如果沒有第三部分，這本書恐怕就沒有那麼重要。第三部分對本書的理論敘事起了一個畫龍點睛的作用，將基督教社會性的理論探討，從「本土化」的特殊性提升到「轉化」的普遍性，避免了可能因為本土化造成本質化Guhu-Samane基督教社會性的謬誤。最重要的是，Handman以批判理論回應教派分裂的必然，凸顯教會分裂不只是不同教義詮釋所導致的政治後果，更是具有神學意義的基督教實踐，分裂做為一種極端的批判形式，所回應的基督徒超越現世的理想，必須從不斷地轉化中，尋求超越的可能性。儘管第三部分的討論頗為鬆散，尤其是第七章更是漏洞百出，第三部分卻是成就本書主題「批判的基督教」（Critical Christianity）不可缺少的民族誌材料。

參考書目

Cannell, Fenella

2005 The Christianity of Anthropolog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2): 335-356.

Engelke, Matthew

2007 *A Problem of Presence: Beyond Scripture in an African Chur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ebens, Holger

2006 *Pathways to Heaven: Contesting Mainline and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ity in Papua New Guine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Keane, Webb

2007 *Christian Moderns: Freedom and Fetish in the Mission Encount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eyer, Birgit

2011 Mediation and Immediacy: Sensational Forms, Semiotic Ideologies, and the Question of Medium. *Social Anthropology* 19(1): 23-39.

Robbins, Joel

2001 God Is Nothing but Talk: Materiality, Language and Prayer in Papua New Guinea Socie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3(4): 901-912.

Werbner, Richard

2011 *Holy Hustlers, Schism, and Prophecy: Apostolic Reformation in Botswa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